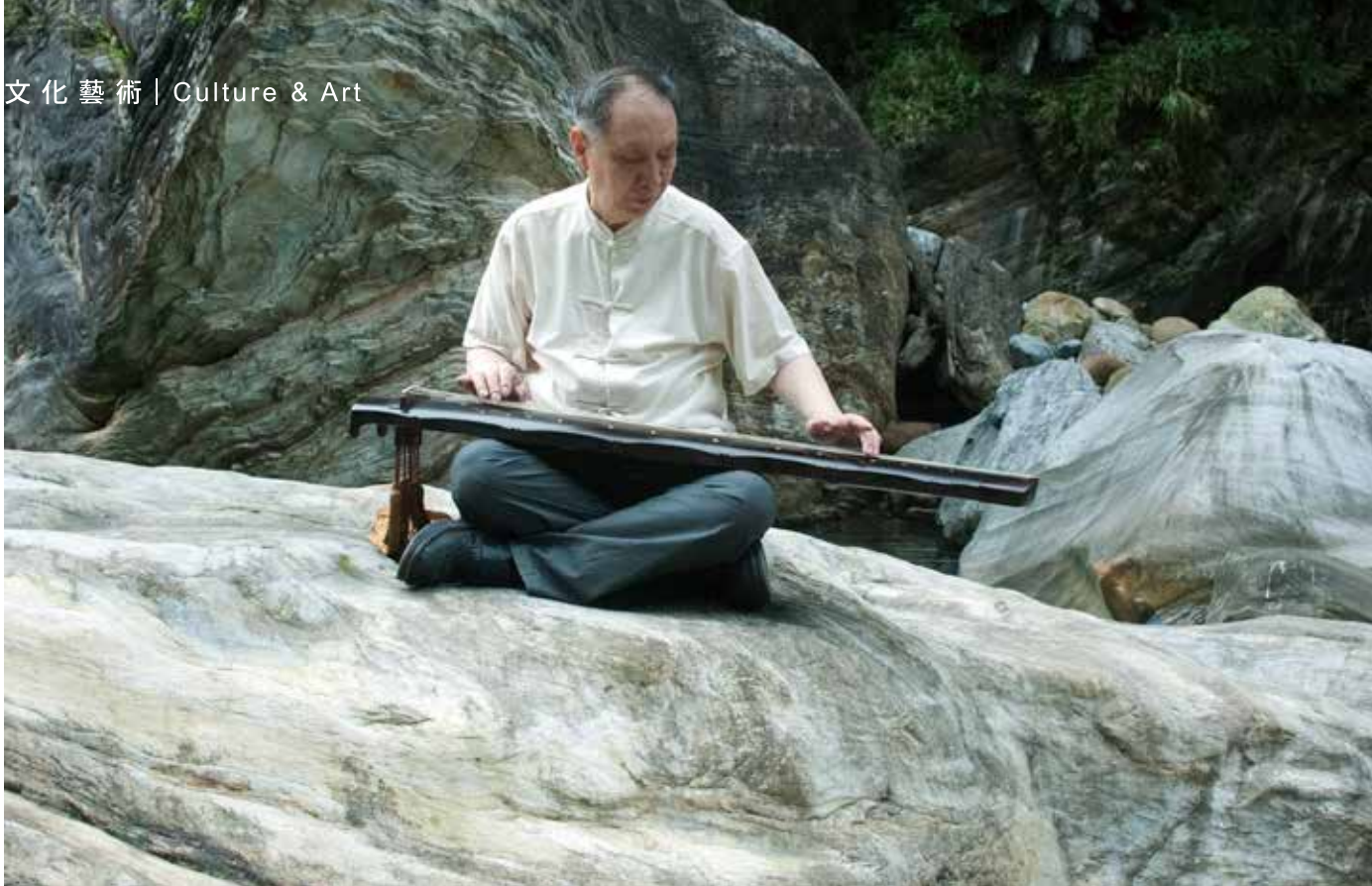




2017年，鄭正華在台灣太魯閣撫琴

鄭正華：琴人終不散， 琴事終不衰

文 辛上邪

鄭正華，民樂家、作曲家、教育家，擅長笛、簫、古琴，1946年生於上海，1963年進入上海民族樂團，1965年加入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1981年末到溫哥華，受UBC大學邀請舉辦演奏會後，以特殊專業人才留居加拿大，成為UBC大學的民族音樂客座教師。1983年，鄭正華用加拿大當地木料製作出的古琴被加拿大博物館收藏。1988年始在台灣從事民樂教學和推廣及作曲、編曲、演奏、指揮。2008年擔任台灣亞洲研究院古琴研究所所長。出版笛、簫、古琴演奏專輯12張，為笛、簫、古琴在中加兩國的普及、傳承做出卓越貢獻。

與笛結緣

在鄭正華的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觀看博物館與各式各樣的藝術展覽，而這對於1950年代的上海市民並不尋常。能有如此特別的際遇，是因為「我們家裏孩子

多，有6個，媽媽嫌小孩們在家吵鬧，爸爸便常帶我們出去。」父親是花布設計師，參觀展會以了解藝術動態是工作中的重要內容。

父親和兩位伯父從事藝術設計，是有家族源遠的。慈溪鄭氏是寧波名門望族，

祖上不乏狀元進士，故宅中「進士第」匾額仍在。鄭氏擁有僅次於「天一閣」的藏書樓「二老閣」，亦曾為浙東學術中心。清末第一位出國考察茶葉種植及生產的官員鄭世煌，即出於鄭氏一族。族親多活躍於文化、藝術界，家族風氣及幼時起藝術的浸染也對

鄭正華影響深遠——促使他踏上音樂道路，讓他的生活志趣與藝術難以分割。

小學四年級時，一位學長義務教低年級同學吹笛子。「一兩毛錢買的竹笛」開啟了鄭正華的笛子生涯。1958年，鄭正華考入上海學生藝術團，每周能在青年宮組織學習、排練。在青年宮時，鄭正華的笛子演奏初露頭角，代表虹口區參加藝園會演出。

兩年後，上海民族樂團成立學館，招收20餘名學員，鄭正華被選中繼續深造笛子。選中鄭正華、並成為他笛子老師的伯樂，是笛界一代宗師、演奏家、作曲家、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陸春齡。在團裏，鄭正華每天早晨6點起牀練習樂器，上午上文化課，下午如不去老師家上樂器課，就會練到晚上，每天6到8小時的練功。「冬天天冷，呵氣成水，練習完了，身前必定有一灘水。」

1963年，鄭正華以滿分畢業，與俞遜發、湯良興等8名同學入選上海民族樂團。1964年，隨樂團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被三五百人挖河泥築河堤的人海大戰所震撼，腦海中馬上浮現出曲子旋律，在河堤上用紙記錄下來。依此旋律，1965年，鄭振華創作出笛子獨奏曲《奪豐收》，並在第七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專演並錄制唱片。同年，鄭正華加入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笛子是鄭正華三項專業樂器中結緣最早的，至今他每日仍在練習。由他編曲的《丟丟銅》《高山青》是中國及國際笛簫比賽的固定曲目。



2017年，鄭正華在台灣太魯閣品簫

隨大師學習洞簫與古琴

鄭正華常說，自己是非常幸運的——專業學習都能跟從大師。1962年上半年，時任上海民族樂團第一副團長的孫裕德先生招收鄭正華為徒。「當時號召老藝人按照舊規矩招收徒弟，我們都是按照過去的規矩行拜師禮，《新民晚報》還來拍照採訪，做了報道。」

鄭正華跟隨孫裕德學習洞簫及與古琴合奏。簫音如何能穿插在琴聲中相得益彰，是技術難題，也是心態難題。一般的樂器演奏

者皆以獨奏為要務，而鄭正華是甘為綠葉。「1963年剛進入樂團後，我們去武漢演出。那時，首場演出的陣容是最強大的，主要演員都要登台。演出後，按慣例，團裏領導和骨幹都會與當地文藝界人士座談，討論我們表演中的得與失，哪些好，哪些不好。那次演出後開會，我正和團裏的年輕人在外面玩，團長出來喊我，很興奮地對我說，《武漢當地藝術家評論，整場演出《春江花月夜》中吹簫的年輕人最好，控制自如，大有可為。》剛登上舞台就受到肯定，我當然很激動，立志要更加努力，同時也恍然大悟，樂器合奏中一定要有做綠葉的心態。」

桃李芬芳滿天涯

甘為綠葉的心態令鄭正華能完全繼承孫裕德的衣鉢，專心於琴簫合奏的發展，也支持他數十年傾囊而授地帶學生、幫助年輕人進步。「我希望學生們都比我強。雛鳳清於老鳳聲才好。那樣藝術才會傳承，也才能進步。」1982年起，鄭正華開始教課帶徒。1985年始在UBC擔任客席民族音樂教師3年；1988年始在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任客座教授3年；1990年始在台灣道禾學校中學部教授古琴3年；2004年擔任台灣中興大學通識教育《藝術與人生》課程演講導師；2012年擔任台灣南華大學客座教授。

40年授課，桃李滿天下，其中道禾的中學生和高足陳守信頗具代表。



2017年，鄭正華（左）參加上海音樂學院陸春齡先生從藝75周年紀念活動，與陸春齡老師在上海音樂學院合影



1980年，鄭正華（右）在張子謙老師家中習琴



2017年，在台中參加學生篆刻、香道展開幕式演奏前，鄭正華為小琴童介紹古琴的音色與彈奏方法



2018年，鄭正華在台中為曾任教過的道禾國中古琴學生演講後合影

「道禾中學把古琴作為必修課，每個學生都要求學。這與課外班不同。來上課外班、找我學琴的孩子，是自己想學才來拜師。開大課時，一些孩子沒有學琴的想法，不願意學。剛開始上課，不少孩子不聽，幹什麼的都有，還有在地上爬着玩兒。我不急，我也不批評他們。我就說，『大家請安靜，不想聽課的同學可以出去玩兒，不要影響老師給其他同學講課。』我在講台上彈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漸漸地就吸引了孩子們來聽了。一周教一次課，一年後，有的孩子考琴可以考到八級。畢業音樂會就是他們演奏古琴。」

這些從小習琴的孩子，長大後，許多也

投入到古琴事業中。陳守信是個中翹楚。11歲時跟着鄭正華學琴，習琴不綴，大學專業讀了會計系，畢業後仍轉回到琴界。鄭正華對陳守信不僅是啟蒙老師，還扶上馬送幾程，帶領去廈門考級（陳守信獲第十級A），推薦他去道禾中學任教、登台表演、參加比賽，為陳守信奠定了以古琴為事業的基礎，拓展了道路。2017年，陳守信參加上海「國際古琴藝術節」弘琴杯大賽獲青年組銀獎，鄭正華獲得優秀教師指導獎。

即使不在學校任教，鄭正華仍與學校、學生保持着聯繫。2011年，他帶領弟子及道禾中學的學生們去參加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古琴考級的第一屆考試。「我與學生們和

學校的聯繫沒有間斷過」。領不領薪金不重要，鄭正華珍惜的是可以讓他展示、傳播古琴的平台和機會。笛子和洞簫是他的摯愛，而古琴是他內心最深的牽掛。

最深牽掛是古琴

藉由洞簫及琴簫合奏，鄭正華有了古琴之緣。「琴簫合奏中，吹簫的要懂得琴曲，明白曲意，知道琴師下一步要彈什麼、怎麼彈，才能讓簫聲配合。」1960年代，鄭正華加入了今虞琴社。今虞琴社由查阜西、彭慶壽、張子謙成立於1936年，張子謙任上海分社社長。張子謙師從廣陵派第九代傳人孫紹陶，與查阜西、彭慶壽等同被稱作「20世紀後無來者之古琴大師」。張子謙「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傾注在古琴事業上，琴、琴友、琴社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從琴社成立伊始至文革前夕，30年堅持記錄，秉筆直書，「凡關於會琴、撫琴、習琴、訪琴諸端，事無大小，咸筆之於冊，以志不忘」，集成《操縵瑣記》，成為珍貴琴史。他終生以琴為業，不思名利，願望僅是「所冀吾琴人終不散，琴事終不衰」。

如此清簡之志，度亂世而能堅守，卻十分不易。日本侵華時期，琴社活動一度舉步維艱，張子謙盡力保護老琴，逃難時僅抱老琴一具，身無長物。稍有機會，便復蘇琴社活動。1938年琴社恢復活動，力爭每月一

次雅集。1941年舉辦公演，觀者如堵，「購券者甚多，券已罄，無法應付」。文革期間，張子謙成為了隔離審查對象，又面臨滅頂之災，好在有鄭正華相助。雖然正式拜



2018年，鄭正華在台中秋山堂古琴演奏會的海報

師是1977年，但是從進入樂團起，鄭正華就跟隨張子謙排練、學琴，二人亦師亦友亦同事。「我那時家庭成分還算好的，能進入工作組，我老師的成分不行，屬於被管制的對象。我就利用我在工作組，幫助老師過關。」

「過關」往事不計其數，最激烈的一次行動是保護老琴。為了防止老師受「破四舊」衝擊，鄭正華將張子謙收藏的四架老琴藏於樂團保險櫃，自己拿着鑰匙。北京的紅衛兵抄家抄到了上海，一路追到樂團，要求樂團交出老琴，要破四舊。「我和樂團的同事肯定是不同意，不會讓他們抄走的。我說，你們是紅衛兵，我是紅藝兵。這個是樂團樂器，不是四舊。除非你們拿到中央的批示，否則別想要琴。我那時也年輕，我想我長得又高又大，就算打架，也不是一下子就被他們打到的。我是死也不會讓他們把琴砸了。」勇者無懼。拚了命要保住老琴，老琴真的被保住了。文革後期，鄭正華聽說了工作組要去「抽查」張子謙住所看他是否「封建四舊勢力沉渣泛起」，便告知老師那幾天不要撫琴。幾天後，工作組突然檢查了張子謙，看到他未撫琴而「過了關」。

文革後，鄭正華將四架老琴完璧歸趙交還張子謙。「有些人以為我為老師做了這麼多，會拿老師的東西。根本沒有。我手裏惟一的老師的物品是一套琴穗，還是我出國前，用自己的一套琴穗和老師換的。我想帶着留個紀念。」

君子如玉

正式拜師後，每周去老師家幾次，老師授藝，師徒交流、切磋。回憶恩師，琴藝之外，鄭正華認為老師的高風亮節對他的影響甚重。「老師是一身正氣。跟着老師交往幾十年，更讓我認識到，我們內心應該通過修行，像老師這樣做人。」張子謙、孫裕德、陸春齡這些成長於民國時期的老先生們，傳藝的同時，也將「民國風範」傳給了鄭正華。「君子如玉」不是說說而已，是要踐行。

生活中低調樸實，在同行眼中卻頗多佳評。台灣著名國樂作曲家、教育家董榕森對



1979年，鄭正華（右）與張子謙老師參加「上海之春」，演出琴簫合奏《梅花三弄》

鄭正華的評價是，「欽佩他在傳統樂藝上的傑出造詣外，他還具有謙遜的樂人風範，處處顯得隨和有禮，毫無孤傲之氣。以鄭先生對音樂的投入，未來演奏生涯必將散發更大的光輝，中國傳統民族音樂應有瑰麗遠景。」古箏名家、台灣樂器協會理事長魏德棟讚譽鄭正華，「大凡一個藝術家言語發自心聲，辭令寄於學問，情韻寓乎內涵，意態形諸肢體，正華先生適切而豐富的擁有這些特質，洵屬難得。」可是無論怎樣行事，回憶起老師們，鄭正華仍然認為「比起老師做人的品性、品格，我還遠遠不夠。」

在張子謙身邊的日子裏，鄭正華還學習到如何鑒琴、修琴、斫琴。「來找老師看琴的人太多了，真是過眼無數。那時候人們對琴也不在意，又是動亂剛結束，常常聽說哪個倉庫有把老琴，我就去看。」修琴也是家常便飯。唐琴、宋琴，大修的時候也要拆開琴身。「拆的時候，我把各個部位的尺寸都測量、記錄下來，怎麼修也跟着琢磨、動手，次數多了，逐漸就掌握了要旨。」世間沒有白走的路，鄭正華「意外」地到了加拿大後，這些「周邊功夫」幫他度過了最初的難關。

在世界的舞台傳播民樂

1980年代國門初開，許多人都想出國

開開眼界、透透氣，鄭正華也想能有機會進行東西方音樂交流。1981年12月，35歲的鄭正華帶着全家湊的200美金落地溫哥華。1982年，鄭正華便應邀在UBC大學開獨奏音樂會，被譽為「世界馳名音樂家」。然而風光背後，是不為外人所知的艱辛。

苦盡甘來。兩年後，鄭正華所斫古琴被加拿大博物館永久收藏。1985年，太太帶女兒來團聚。次年，一家人受邀世界博覽會演奏一個月，太太古箏、女兒鋼琴、他吹笛簫及撫琴，整整演奏了100場。

移民加國，鄭正華事業的發展空間顯著提升。繼初來時UBC的獨奏音樂會，那些年鄭正華還參加了數十場演出，如1984年以「世界著名音樂家」的身份受邀「溫哥華民俗節」的笛子獨奏；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簫笛大師鄭正華音樂會」；1988年在台北傳統藝術季舉辦「鄭正華的吹奏藝術」、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辦「鄭正華與實驗國樂團」演出、在全台舉辦「鄭正華音樂會」巡回演出；1990年在台灣高雄舉辦「鄭正華管樂獨奏會」；2002年在溫哥華舉辦獨奏音樂會；2005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波利斯市美中文化協會舉辦「鄭正華中國音樂會」、在印第安納國家博物館以宋代古琴演奏；2011



1986年，受邀在溫哥華舉辦的世博會上每天演出中國音樂3場，持續3個月，共計100場。鄭太太彈古箏，女兒鋼琴和報幕，鄭正華先生演奏笛、簫、琴

年在台灣彰化舉辦「鄭正華音樂會」專場演出等等。

董榕森評價鄭正華的演奏：「鄭先生的琴簫合奏中以其純熟清亮的簫聲做即興式的潤飾，襯托表現得天衣無縫，舒暢自然，深受感動。鄭正華的笛子，無論快速雙吐音的精確清晰或慢板運氣控制的圓潤渾厚，俱見功力不凡。」時任台灣文建會副主席的洪慶峰感謝鄭正華對台灣地區音樂藝術的推動，「鄭正華教授身兼琴簫笛絕學與一身，深耕台灣，改變創作台灣民謠數十首，運用個人的國際聲望、用音符讓全世界聽見台灣的美麗」。

鄭正華發表的12張專輯亦各有名堂。1989年與唱片公司簽約錄製鄭正華笛簫藝術《自在飛夢》；1992年在被收入《中國現代音樂家傳略》後，錄制笛簫演奏兩張專輯；1994年參加台灣第二屆音樂藝術節演出後錄制兩張專輯，由上海民族樂團協奏；1999年錄制兩張專輯，由上海交響樂團伴奏，指揮家陳燮陽擔任指揮；2000年，由上海民族樂團伴奏錄制洞簫獨奏專輯，由古琴演奏家吳文光撫琴錄製琴簫合奏《梅花三弄》專輯；2009年錄製簫笛教學示範專輯，編曲吹奏《丟丟銅》《雨夜花》等台灣民謠；2019年，鄭正華創先例，一人承擔編曲、吹簫、撫琴，借助電腦合成完成了琴簫合奏專輯《漁樵問答》。

在教學、演奏的同時，鄭正華非常注意總結、傳播經驗，希望做好鋪路石。2000年，將40年專業演奏及創作、改編樂曲集結出版《正華笛簫》；2008年出版《今虞正聲琴譜》；2016年出版《正華笛簫在台灣》；2013年發表《古琴教學的探討》專文；2017年發表《琴簫的演奏探討》等。

琴心不改

事業空間有了更大的拓展、更大的自由，使鄭正華能夠更不遺餘力地推廣古琴。「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古曲聲，如與古人言。」張子謙「琴人不散、琴事不衰」的心願，被鄭正華作為奮鬥的方向。1993年之後，鄭正華的工作、生活重點幾乎



2000年，在北京與琴家吳文光先生錄製琴簫合奏專輯《梅花三弄》

全部放在了古琴上。只要有邀約、有機會，鄭正華就去推廣古琴文化。送自己收藏的老琴參展、登台演奏、講述琴史，他都不遺餘力。1988年初到台灣之時，他即促動、參與策劃了名為「大雅清音」的古琴古樂展，並提供了自藏的宋、元、明代古琴參展，在全台巡回演講及示範演出，極大地推進了古琴在台灣的復蘇。2000年為「台北古琴藝術節唐宋元明百琴展」提供古琴參展、參加專家研討會。2005年在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舉辦古琴古畫展覽。2006年應邀於美國印第安那國家博物館展覽宋代、元代古琴，在開幕式演奏古琴、笛簫。2018年在溫哥華三號路公社舉辦「古琴古今」文化普及講座，並以元代古琴演奏。

2008年擔任台灣亞洲研究院古琴研究所所長後，鄭正華加大了台灣大陸兩岸及中

加兩國的古琴交流力度，每年去台灣、上海數月，做講座、辦雅集、指導學生、進行教學交流。對於洞簫、特別是琴簫合奏中如何「避免大齊奏、運用民族曲式的方法實現立體感」的技術經驗，他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年輕一輩。「琴，古代是讀書人的必修。嚴格地說，古代琴為八音之首，也被視作道器，儒釋道都離不開。現在又被聯合國評為非物質遺產，屬於全人類文化瑰寶。我們應當對琴懷着敬畏的態度。」對於自己能為古琴傳承努力，鄭正華感到「感恩」，「這是上天給的機會，讓我能宣揚琴學」。

2019年11月，鄭正華應邀回到上海，參加上海市政府紀念張子謙先生誕辰120周年的活動，獨奏了琴簫《梅花三弄》。鄭正華在研討會上做了題為《和子謙先生亦師亦友20年》的發言。並在上海音樂學院做了《琴簫藝術》講座，眾多專業老師和學生參加後流連忘返。

年過七旬，鄭正華仍老當益壯。「人生所追求的並非單指物質上的享受，更是精神上善待自己，給自己靈魂以富養。」鄭正華對未來的規劃是選用加拿大良材斫琴、修好老琴、培養新人、讓曾經與士人相伴不離左右的琴聲回歸文化。

「客來鳴素琴，惆悵對遺音。一曲起於古，幾人聽到今。」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鄭正華以加國良材所斫古琴「龍吟」，琴背刻有所琴事記。另一牀斫的琴被加拿大國家博物院永久收藏



2018年，在家中後院用加拿大卑詩省陽光海岸的漂流木斫琴「天風海濤」